

[阿根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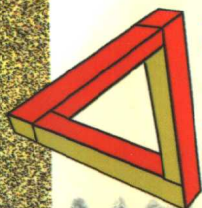
J.L. 博尔赫斯

F. 索伦蒂诺

林一安

著

译



光明译丛

博尔赫斯 七席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博尔赫斯七席谈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费·索伦蒂诺

林一安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尔赫斯七席谈/(阿根廷)博尔赫斯(Borges, J. L.), (阿根廷)索伦蒂诺(Sorrentino, F.)著;林一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
ISBN 7-80145-217-8

I. 博… II. ①博…②索…③林… III. ①博尔赫斯, J. L. (1899 ~ 1986)-生平事迹②博尔赫斯, J. L. (1899 ~ 1986)-文学创作-经验 IV. K837.8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894 号

责任编辑:罗亚旗/封面设计:张爽

博尔赫斯七席谈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费·索伦蒂诺

林一安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8243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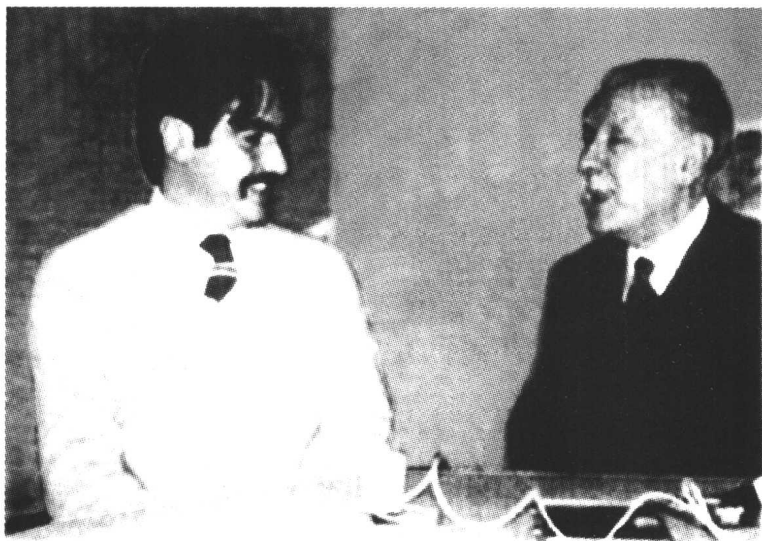
※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0 千字

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145-217-8/I·38

定价:15.00 元



1971 年,索伦蒂诺在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采访博尔赫斯



1998 年 8 月 15 日，译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索伦蒂诺

译者前言

我第一次读到《博尔赫斯七席谈》(Siete Conversaciones con Jorge Luis Borges)一书,是1992年9月29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观了坐落在图库曼大街840号的博尔赫斯故居(关于这幢“故居”,笔者撰有专文,见《附录》)之后的当天晚上。当时我读到的,实际上是“故居”工作人员赠送给我的一份复印的文字资料,是该书的前几页。正文是对话体,像是一种访谈录。访者名费尔南多·索伦蒂诺,我素昧平生,不曾听说过;但我特别注意到了博尔赫斯专为本书撰写的一篇简短的序言,里面说:

“……费尔南多·索伦蒂诺远比我更为了解我自己的作品,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我的作品是一次性写就的,而他对我的作品却是反复研读了无数次……”

责己责人均向以苛刻著称的博尔赫斯能对该书作出这么高的评价,可以想见它一定有着厚重的分量。我决心了解该书全貌,结识作者。我想,这肯定是研究、解读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份重要的背景材料,何不趁在阿根廷之便,把它搞到呢?

阿根廷国立教师图书馆馆长、文学理论家、诗人格拉西埃拉·马图罗女士十分热情地为我牵线搭桥,亲自出面向费尔南多·索伦蒂诺先生打了招呼,安排我与他择日见面。

是年11月4日,我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来到了科连恩特斯大街2221号索伦蒂诺先生的办公室。他请我到旁边一家咖

啡馆小酌,边喝边聊。索伦蒂诺把一本访谈录慷慨地送给我,一面告诉我:

《博尔赫斯七席谈》初版于1973年,全书共七章。是他于70年代初七次采访博尔赫斯的谈话实录。博尔赫斯在他当时工作的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原在墨西哥大街564号,1992年岁末,迁至阿古埃罗大街1502号)的一间斗室里,对访者侃侃而谈,阐明了自己的出身与家庭背景、文学修养与实践、创作活动与文学主张以及对世界文学流派、名家与名著的见解。

被智利伟大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誉为“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于1899年8月24日诞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图库曼大街840号¹一幢平淡无奇的平顶小房子里。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1874—1938)是位律师,兼任现代语言师范学校心理学教师,精通英语,拥有各种文本的大量藏书。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1876—1975)出身望族,婚后操持家务,但也博览群书,通晓英语。祖母弗朗西丝(范妮)·哈斯拉姆(1845—1935)是英国人,英语是她的母语。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虽然从小就受着这浓重的英语环境的熏陶,但他生活的大环境毕竟是普讲西班牙语的阿根廷;据作家自称,他还是先学会了西班牙语,后掌握英语的。²

1901年,博尔赫斯全家从图库曼大街840号外祖父家迁至

1 近据考证,图库曼大街原840号博尔赫斯诞生的那幢房子早被拆除,已不复存在。今840号那幢高大宽敞的楼房是在1930年左右兴建的,与博氏故居根本无关。见《博尔赫斯七席谈》原文第50页。

2 费尔南多·索伦蒂诺:《博尔赫斯七席谈》,原文第21页。

首都北部巴勒莫区塞拉诺大街(现刚改名为博尔赫斯大街)2135/47号一幢高大宽敞、带有花园的两层楼房;作家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父亲在这幢幽静、舒适的楼房里专辟了一间图书室,内藏大量珍贵的文学名著,博尔赫斯得以从祖母和英籍女教师那里听读欣赏,未几便自行埋首涉猎,乐此不疲。

博尔赫斯很小便显露出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文学才华。七岁时,他用英文缩写了一篇希腊神话。八岁,根据《堂吉珂德》,用西班牙文写了一篇叫做《致命的护眼罩》的故事。九岁,将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短篇小说《快乐王子》译成西班牙文,署名豪尔赫·博尔赫斯,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报》上。译笔成熟,竟被认为出自其父手笔。至此,作家初尝读书、写书的乐趣,经历了初步的文学训练。

1914年,父亲因眼疾几乎完全失明,决定退休,举家迁居欧洲。遍游英、法之后,定居瑞士日内瓦。作家正式上中学,攻读法、德、拉丁等诸多语文。凭借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好学的博尔赫斯如虎添翼,如饥似渴地浏览世界名著。他读都德、左拉、莫泊桑、雨果、福楼拜,读托马斯·卡莱尔、切斯特顿、斯蒂文森、吉卜林、托马斯·德·昆西,读爱伦·坡、惠特曼,读海涅、梅林、叔本华、尼采……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博尔赫斯全家于1919至1920年旅居西班牙。在此其间,与极端主义及先锋派作家过从甚密,发生共鸣,同办文学期刊,积极撰稿,创作了歌颂十月革命的组诗《红色的旋律》以及短篇小说集《赌徒的纸牌》;但作家自谦地认为只是试验之作,尚欠火候,未予正式发表。

旅居西班牙期间,博尔赫斯还遍读了西班牙著名作家,如马查多、贡戈拉、乌纳穆诺、比利亚罗埃尔、克韦多等,开阔了眼界,

汲取了营养,也大大提高了比较、鉴别、评判文学作品的能力。

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仿佛受命运的驱使,来到他心目中的天国——图书馆,在一家市立公共图书馆供职,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办杂志、讲学等活动。1923年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2年曾先行自费出版)以及后来面世的两本诗集《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札记》(1929)形式自由、平易、清新、澄澈,而且热情洋溢,博尔赫斯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崭露头角。

1935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1941年,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叉的花园》出版后,却遭到奚落的命运:翌年,在诸多友好的鼓励劝说下,博尔赫斯以该小说集参加阿根廷全国文学奖的角逐。不料,一部平庸之作竟荣登榜首,而博尔赫斯却名落孙山。消息传出,执掌评奖生杀大权的阿根廷全国文化委员会立即遭到阿根廷文学界普遍而愤怒的抗议。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南方》杂志很快便出版专号,许多著名作家如维多利亚·奥坎波(1890—1979)、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等都纷纷撰文,声援博尔赫斯。有一位作家挖苦讽刺说:

“我们倒应该给这些有眼无珠的评委会老爷们颁发一项大奖,嘉奖他们善于进行地下文学的勾当,毫无文学知识和品位,而且还把这种愚蠢的举动推向了极致¹!”

博尔赫斯此时的文学地位已不可动摇,他毕竟众望所归。1944年,伸张正义的阿根廷作家协会特意破例设立阿根廷作家

1 阿莉西亚·胡拉多:《博尔赫斯其才其人》,1964年初版,第59页,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

协会荣誉大奖,并把此奖授予文学创作正如日中天的博尔赫斯。至此,愤愤不平的阿根廷文学界才算出了一口怨气!更预示着,对于有着“坚韧不拔和澄澈如水的崇高品格”(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语)的博尔赫斯,邪永远休想压正!

1946年,博尔赫斯又遭厄运。此时庇隆上台不久,作家因在反对庇隆的一项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中的职务,被侮辱性地勒令去充当市场禽畜稽查员。为维护人格的尊严,博尔赫斯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以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声援。面对强权,作家毫不畏惧,他义正词严地谴责道:“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和残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蠢……。”^[1]1950年,由于众多作家的拥戴,博尔赫斯当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这等于是给庇隆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博尔赫斯仍是作家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不久,庇隆下台。博尔赫斯由维多利亚·奥坎波等诸多著名作家的极力推荐,于1955年10月17日正式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在总统府玫瑰宫共和国总统手中接受了委任书。此职作家一直担任到1973年庇隆主义党重新执政为止。

除国立图书馆馆长一职之外,博尔赫斯还被任命为阿根廷人文学院正式院士,被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英国文学教授、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客座教授,并在英、法、西班牙、瑞士等国讲学。

博尔赫斯一生读书撰文,工作甚勤。晚年双目失明,仍笔耕不辍,以口授方式继续文学创作,表现了惊人顽强的毅力。然而,作家的婚姻并不如意。1967年,与居孀的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连结婚,不久离异。母亲辞世后,博尔赫斯终于认定陪随他20余年的日裔女秘书玛丽亚·儿玉(Maria Kodama)为其终身

1 阿莉西亚·胡拉多:《博尔赫斯其才其人》,第78页。

伴侣,1986年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与之结婚,宣布她为他财产的惟一合法继承人,以便保管、整理和出版他的遗作。同年6月14日,作家终因肝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与世长辞。

博尔赫斯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杜撰集》(1944,后与《小径分叉的花园》合成一集,称《虚构集》)、《阿莱夫》(1949)、《布罗迪报告》(1970)、《沙之书》(1975)、《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诗集《诗人》(1960)、《另一个,同一个》(1964)、《为六弦琴而作》(1965)、《影子的颂歌》(1969)、《老虎的金黄》(1972)、《深沉的玫瑰》(1975)、《铁币》(1976)、《夜晚的故事》(1977)、《阿德罗格》(1977)、《天数》(1981)、《密谋》(1985)、散文评论集《探讨集》(1925)、《我希望的尺度》(1926)、《阿根廷人的语言》(1928)、《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讨论集》(1932)、《永恒史》(1936)、《探讨别集》(1952)、《序言集成》(1971)、《文稿拾零》(1986)等。

博尔赫斯还与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合作,以布斯托斯·多梅克(布斯托斯是博尔赫斯曾祖母的姓,多梅克为比奥伊祖母的姓)为笔名,创作了大量侦探推理或幻想小说,与其他作家合作,进行文学创作,编写文学教程,编辑诗选及小说选等。

除了创作,博尔赫斯还是一位文学翻译大家。他通晓多国文字,曾将卡夫卡的多篇短篇小说(但《变形记》并非出自他的译笔)、惠特曼的《草叶集》、福克纳的《野棕榈》、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奥兰多》、米绍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等作品从德、英、法文直接译成西班牙文,坚持其决不轻易转译的翻译主张。

由于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作家于1956年获阿根廷全国文学奖,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颁发的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63年获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大奖,1965

年获不列颠帝国高级勋位爵士称号,1968年获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及意大利共和国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文学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以及美、英、法、意及拉美等国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读毕《博尔赫斯七席谈》,笔者颇感作家果然不同凡响:学识渊博但虚怀若谷,对文学事业挚爱但近乎天真,喜欢直抒胸臆、言辞尖锐,但一旦发现出错立即自我批评……

例如有人问他他希望别人如何读博尔赫斯的作品,他回答说:

“如果人们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有如欣赏一支乐曲或者品尝一杯咖啡,那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还说:

“……一切可能犯下的文学错误我都犯过,而这一点也使得我有时候获得了准确。”

当然,博尔赫斯绝非人云亦云之辈,恰恰相反,他敢言别人之不敢言,纵论叱咤世界文坛的古今名家,大都褒贬有当,且每每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显示出有着深厚文学功力的敏锐评判眼光。

诚然,对于有些著名作家,如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博尔赫斯的口气似乎过于挑剔,甚至刻薄;但这倒也不失为我们从不曾听到过的另一种声音,或许可以成为在一片颂扬溢美声中给研究作家的评论家们送上的一帖别样的清凉剂……

索伦蒂诺反复告诉译者,他这本博尔赫斯访谈录,确确实实是他与作家七次谈话的实录,没有丝毫的加工修饰。所以,大师在谈话的时候,有些前后不一,甚至矛盾的地方,也都保存下来了。索伦蒂诺说,他所要记录的,正是这么一个本色的博尔赫

斯。

费尔南多·索伦蒂诺(Fernando Sorrentino, 1942—), 阿根廷作家、教授、博尔赫斯研究家。除《博尔赫斯七席谈》外, 尚著有访谈录《比奥伊·卡萨雷斯七席谈》(1992), 短篇小说集《帝国与奴仆》(1972)、《最美妙的可能世界》(1976)、《骗子的故事》(1978)、《自我护卫》(1982)、《风俗记事》(1992)等。

1996年年底, 译者收到索伦蒂诺寄来的由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协会出版社于当年6月修订出版的《博尔赫斯七席谈》, 其中修改、增补了大量原本就很丰富的注释, 大大增强了学术研究价值。本书即据新版本西班牙原文译出。译本正文中索伦蒂诺简称“索”, 博尔赫斯简称“博”。

林一安

1999年11月8日, 北京太阳宫

序

一位作家与一名记者的对话,与其说似乎像是一种审问,倒不如说更像一种反省。对于问者来说,这可能是一项免不了会疲劳和厌烦的差使;而对于被问者来讲,则仿佛一场历险,途中埋伏着隐密和不可预测的事情。费尔南多·索伦蒂诺远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作品(我们姑且这么称呼),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我的作品是一次性写就的,而他对我的作品却是反复研读了无数次。所以,我的作品竟更像是他的作品了。在我口授本篇序文的时候,我决不想低估他那种令人备感亲切的敏锐眼力。多少个下午,我们一面促膝谈心,他引导我不由自主地进行恰如其分的回答。事后,我颇为惊讶;而毫无疑问,他是早作了准备的。

总而言之,费尔南多·索伦蒂诺是我的最为慷慨大度的创造者之一。我愿借此篇幅向他表示感谢;我同时确信,我们的友谊将日久天长。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年7月13日

关于本书

我第一次(我小心地记下了日期)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谈话,是在1968年12月2日一个炎热的中午。¹我正愁眉苦脸地赶着到我当时的工作地点去上班;命运之神驱使博尔赫斯从莫雷洛地铁站²出来,走上了把7月9日大道³分隔开来的一个小广场。我激动地、又笨拙地向他问好,我结结巴巴地向他通报了我鲜为人知的姓氏,告诉他我住在巴勒莫区。他很高兴;隔了一会儿,我们就谈起了马尔多纳多河。在我眼里,这条河只不过是一条长长的、两侧有路基的灰色柏油马路,有许多酒馆。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向他朗诵了他《探戈》一诗的前面几段诗。博尔赫斯嗔怪我说:“瞧您这兴致,读这种东西,浪费时间!”

过了好几个月,我终于有幸和博尔赫斯长谈了。这七个下午,这位虚构小说的创造者为我打开了高高的大门,令人一眼便发现了那确凿无疑的蜗牛式阶梯,领我穿过国立图书馆一个迷宫般的令人赏心悦目的走廊,寻找一间僻静的小房间,免得电话铃声打扰。

1 阿根廷地处南半球,12月正值春末夏初。

2 莫雷洛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条大街,东西走向。

3 7月9日大道,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大街,南北走向,以1816年7月9日阿根廷独立日命名。

这七次谈话先是录了音,然后才写成文字。在本书中谈话的博尔赫斯是一位彬彬有礼、令人开心的绅士,他不核实引文,不反复修改自己讲过的话,让人觉得他似乎是记性不佳。总之,他不是铅印文字里的那个风格细腻的博尔赫斯,不是那个推敲琢磨每个逗号和每个括号的博尔赫斯。作家答问时的杂陈无序恰好说明,本书并非一篇精心编织的文章,而是如书名确切所示,七次从容不迫、兴之所至的谈话,完全摆脱了令人厌烦的什么计划。这种令人愉快的随意的结果无非是:有的地方有些重复、有些模棱两可、个别句子犯有修辞学所谓的结构前后不一致的毛病。肯定有人会对没有提有关格拉西安¹的问题而感到遗憾;也有人可能会特意抢着获取有关莫里哀的情况的目的来看待这本书;还有人在发现没有提到赫尔曼·黑塞²时会感到愤愤不平。

关于注释,我尽可能做到不令人厌烦。只有涉及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才根据其上下文文学的和政治的内容,作出相应的注释。说实话,读者不看这些注释,也不会蒙受多大的损失。

费尔南多·索伦蒂诺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年7月

1 格拉西安(1602—1658),西班牙哲学家、作家。西班牙概念主义代表人物。著有长篇哲理小说《好评论的人》(三卷;1651,1653,1657)等。

2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小说《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和戈德蒙德》(1930)、《玻璃球游戏》(1943)等。

1996 年版序

……我是从一种享乐主义的角度来评论文学的。也就是说,我是根据文学给予我的乐趣或感动来评估文学的。

——豪·路·博尔赫斯

我在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进行七次系列采访的时候,还不到 30 岁。那时候,有一股劲头,一种乐观精神,一腔激情,无穷无尽,始终激励着我。同时我确信,无论我提出什么明智的目标,我都能具体实现。我大约是在 1970 年左右交上了这些好运的。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劲头和激情大为减退,乐观情绪也严重受损。所以,对于我实现某种目标的能力,我的想法就谨慎得多了。

自从我学会阅读以来,我就醉心于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

我很喜欢听故事,听生动有趣的(以该词最确切的含义来形容)故事。因此,读令人不快、笔法笨拙、枯燥乏味的书,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好处;而且,贸然采取强制命令的办法也于事无补。我曾经劳而无功地试图推崇编纂畅销书的利他主义者,也曾经试图推崇纠缠于不堪卒读的文章的个人主义者。

就这么着,抱着这种寻找乐趣的态度,我便一心埋头读书。